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10
30 Sept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10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奥育伊先生 (加蓬)
 (副主席)
 嗣后：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主席)

—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博先生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 根舍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汗先生 (印度)
 迪马先生 (法国)
 西班牙王国政府首脑费利佩·冈萨雷斯先生的讲话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会议上午10点15分开会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博阁下讲话。

主席：今天上午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将在大会发言。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博阁下在陪同下进入联合国大会厅。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联合国大会欢迎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博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讲话。

阿迪托·巴尔莱塔博总统：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充满了崇高的团结精神，正是带着这种精神，我向我们崇高的兄弟墨西哥人民，对他们最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衷心的慰问，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负有同感。我重申我们随时准备帮助墨西哥减轻灾难，并在墨西哥由于外债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刻进行重建给予援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大会的决定，大会前天通过了支持墨西哥的决议。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大会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挑选您在这一特别重要的历史时刻担任主席。

巴拿马忠于《联合国宪章》，严格遵守《宪章》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这表明巴拿马人民衷心希望把这个星球变成一个和谐共存、充满正义与和平的世界。

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充分地表明了联合国的活力，它的必要性和它的作用。联合国的预防和调解行动防止或制止了否则是有害于人类生存的无法控制的事件。然而，尽管经过了四十年的积极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在今天距离第二十一世纪只有15年时间的时刻，和平，正义和对各国完整和人的尊严的尊重仍然受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的威胁。

我国倡议缓和与和平，它们是压倒一切的因素。

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候，我要特别提到拉丁美洲，拉丁美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十多年来，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很快，从而造成了压力，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起飞抵消了这种压力，这种起飞就是让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力参与发展。拉丁美洲现在是充满前途的洲。

然而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拉丁美洲开始受害于世界经济的动荡影响：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国际贸易和我们原料价格以及利率的反向浮动。就在我们蒙受外汇损失，造成贸易条件恶化致抑制增长的同时，可获得国际资本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了，从而为我们国家负债打开了道路，我们走上了负债的道路，是因为我们希望在1974年至1976年的衰退以后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然而，结果并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拉丁美洲的债务在1974年至1981年间，每年平均以19%的速度增长，这作为对我们自己储蓄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今天债务达到了巨大数字，大约3,700亿美元，危险地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平均8%到10%的贷款都是短期的贷款，但由于这些贷款都用来投资于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因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还清。1979年至1982年间的贸易条件不均衡猛烈增长。从工业化国家进口的货物的价格，转手石油的价格，以及利率迅速增长，而拉丁美洲国家产品的价值和国际市场价格却下跌。对于中美洲和巴拿马来说，1979年至1982年间贸易条件恶化了25%。占拉丁美洲整个债务的25%的800多亿美元外债就是因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形势竞争而引起的。

对于最重要的调整问题，各国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的打算。在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实行一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使通货膨胀持续的政策之时，发达国家却决定紧缩通货膨胀。最终，贱币日趋昂贵，造成明显的危机。

拉丁美洲危机出现的时刻，正是局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刻。目前，人口增长率持续偏高，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年平均增长率为2.4%。人口组成中的一半是

20岁以下的人，他们在卫生、营养和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需要。 劳动市场每年受着寻找工作的新工人的侵蚀。 都市化倾向正在继续增长，这是因为在过去20年中，80个主要拉丁美洲城市的人口增长了一倍。 人们估计，在下一个10年中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

虽然目前的人口压力已经开始减少，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之前，现存人口的重要需要将持续下去。

由于拉丁美洲本身的努力，它正在经历一个历史转折点。 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取得了相当水平的发展。 另一部分正在遇到巨大困难，三分之一的拉美国家仍然生活在极端贫困和痛苦之中。 但是，教育、通讯和运输制度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更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要靠我们这些领导人以现实主义精神来实现这些希望，同时又要具有信心和希望。

要想保持这种局面，我们就必须做出重大努力。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在这个地区取得每年5%的经济增长率，并且需要大大改变拉丁美洲经济关系。

债务问题使得南北世界的差距增加了，这使得穷富国家之间的脱节更加危险了。 拉丁美洲欠债3,70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欠债8,500多亿美元。 这就需要尽快改变财政状况，使得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公正和更加实际。 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债务问题，这还是一个全球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和银行机构，这当然包括了国际经济的所有领域。 因此，必须找到全球解决方案。

认识到这一点，在过去3年中，世界基于3个根本前提，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拉丁美洲国家将使它们的经济适应新现实，而这种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将带来经济停滞；另一方面，这种调整的努力将得到银行界和金融界的支持，它们将提供额外资源，外债也将得到重新调整；最后，工业化国家除了为自己恢复经济增长水平之外，为了使世界经济复苏，它们将使自己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货物开放，

以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偿付债务。此外，3年前在看到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质的时候，人们就想出了这个解决办法。然而，成果是不够的。

拉丁美洲尽了它的职责，但是它不能在停滞之中继续做出调整。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都要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我们的责任，以便取得成果。

一个只基于经济方法的解决办法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只有考虑到人类和社会因素，才能找到一个全球解决办法。一个好的协议必须考虑到拉丁美洲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我们的限度。不能把拉丁美洲人民逼到他们能力的边缘。企图把我们的人民推到他们不能忍受的地步，就等于威胁我们社会的基础。民主和人权的要求在拉丁美洲的十分强烈，如果经济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将是目光短浅的。

因此，拉丁美洲应该通过经济增长来应付我们人民的需要，为此目的，我们要求，除了我们自己庄严地做出努力之外，我们应该从其他两个主要的倡议者那里得到寻求解决办法的进一步协调。

国际金融界做出重大努力重新筹措资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过去两三年内，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这使得局势恶化。我们认为，减少资源转让净额是不能使这个地区继续发展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我们必须制订降低利率的政策，利率现在非常高，对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它限制这个地区经济能力的增长。拉丁美洲人民决不会理解，他们只是在为偿还利率而进行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至少要获得百分之三到四的实际经济发展年度增长率，尽量开放贸易，使得他们能够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也能购买他们的产品，这是振兴世界经济的唯一办法。

经过了三年的试验以后，现在时候到了，应该重新确定贸易的规则，制定一些

目标，使我们能够解决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二是偿还条件不同的债务。

我们意识到，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认真的研究，审查了各种建设性和恰当的办法，以求取得更好的解决。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调整，以适应目前的局势，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新的、创造性的能源，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

我们大家都面临着这一挑战，因为要在拉丁美洲实行和平与安全，那么我们就必需具体地解决我们人民的需要，满足他们提高生活水准、充分行使民主、真正尊重他们自由和尊严的合法要求。我们不能够想象牺牲我们人民的利益，来偿还债务，认为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是不能取得和平与幸福的。

我们拉丁美洲领导人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象，即在忠于我们人民和偿还债务之间进退两难，因为我们的选择是忠于我们的人民。这种困境将会影响我们大家，不管是债务国还是债权国，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作出有利于我们大家的选择，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引导我们人民在进步、自由、民主、机会和团结的道路上前进。

如果拉丁美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那么这对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洲的国家也是有利的。我们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和我们争取繁荣、安全与和平的努力一样。

我认为，有必要唤醒各部长、中央银行的行长以及即将在汉城举行会议的组织负责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现在时候到了，应该就国际金融、各国之间贸易和发展等问题作出新的决定，并以一种平衡和责任感采取行动，使得所有的人取得更大的成功，减少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化费。是否能取得和平，取决于他们能否现在采取行动。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在维护中美洲和平方面进行的努力。从提出孔塔多拉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到使得所有各方都加以签署，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哥

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国政府受到了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声援和支持。最近，由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组成的利马集团、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不结盟运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也具体地表达了支持。但时至今日，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口头上表示支持。

事实上，文件中仍然需要讨论的没有几个问题了，各方立场之间的分歧也大大缩小了，因此通过这份文件再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了，也不需要再进行几年的艰苦工作。

然而，我想再次强调——我知道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政府的代表也会这样做的，除了中美洲国家将很快表现出来的和平政治意愿外，和平的责任并不局限于孔塔多拉范围，而是扩大到其他和我们地区有利益和连系的¹国家政府；在我们地区中，兄弟之间的暴力行动已经带来了痛苦和凄惨。孔塔多拉集团正在和中美洲国家进行讨论，举行协调会议，起草和确定各项协定，促进和推动和解。

和平即将实现，但越来越危险和严重的全面冲突也一触即发，其后果是不可预料的，将影响到整个世界。我们正处在黑夜和白天的交替处。对于中美洲来说，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的选择应该是黎明，这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联合国中一位积极的成员，巴拿马强烈谴责有增无减的军备竞赛。

就象威胁着各个大陆上世界和平的暴力行动一样，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也是我们极为关心的事情。

我们支持朝鲜南北方直接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我们同样表示希望，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很快作为独立的成员加入联合国，这样，朝鲜半岛的两个方面都能够出席本组织。

我们希望，大会关于外国部队撤出阿富汗的决议能够得到忠实执行，我们支持秘书长为通过谈判从政治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努力。

我们重申，有必要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人民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和人民在安全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我们强调，必须制止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外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以及黎巴嫩的悲惨局势。

我们认为，应该取得一项使阿根廷满意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解决办法。

非洲令人震惊的局势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认识到，非洲的重大需要就是取得发展，摆脱使几百万非洲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奴役。我们支持非洲国家为永久地摆脱各种统治、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制度及其形式进行斗争。我们支持前线国家反对该地区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阿拉伯撒哈拉共和国人民要求自决和独立的愿望。

我们对南非推行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感到愤怒，它使所有文明国家和我们所有相信人的尊严、平等和人类不可剥夺的公正和幸福权利的人感到震惊。我们强烈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以所有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是一种遭到我们拒绝和谴责的做法，因为它违反了指导社会的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危害无辜的男人和妇女，他们是一直受到全人类谴责的各种罪行的受害者。

和平与公正不是天生的：我们必须创造它们，我深信，我们能够毫不拖延地利用正在展显的各种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并消除使国家和两个传统的集团隔离开来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机会。我们对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能力、人民共同相处的希望和对在世界上实现和平的真正可能性深信不移。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的是，大约五百年来，我们在为两大洋之间的贸易和人通过巴拿马地峡提供便利中一直担负着这样一种崇高的责任。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在与美利坚合众国打交道处理棘手的巴拿马海峡问题中，选择了充满着磋商和相互尊重精神的和平谈判。

1977年签订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表明，两个国家都有意于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当这个水道完全属于巴拿马之前有秩序和协调地移交管理和保卫它的主要责任。巴拿马要求并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其事业的支持。它曾在全世界面前保证怀着高度的责任感行事，它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我们继续发展我们的民主、国家独立

和经济。我们时刻准备着确保这些运河条约得以充分地执行，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解释条约的问题，开展加宽在科尔泰库莱布拉运河的工作，这对根据国际航海的需要维持目前运河的有效的运行是必要的。同时，我们正准备面临长期的未来。为此目的，并在具有象征性的联合国总部的范围内，我国在几分钟之前与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签署了对巴拿马运河的备择方法进行研究的协议，这样巴拿马人民能够尽量充分地掌握情况，到时能够作出有关其选择的主权决定，从而继续长期地向国际运输和贸易提供有效和安全的服

正如伟大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设想的那样，巴拿马正在变成一个永远忠实于我们的历史和拉丁美洲传统的主要的美洲间国际贸易中心。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向我们的人民提出找到通向和平和进步的道路的答案，或者是面临超出我们地区并影响较为富有和发达国家的暴力。我们不能再回到那种通货膨胀和用我们国家稀有资源与富国进行交易的道路上去。我们不能再处于萧条的状态，因为它带来了不满和沮丧。我们拥有技术和实际知识；我们有能够从真正的历史角度看待事物的领导人；我们有渴望和平、自由和进步的的人民。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乐观地提供创造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历史赋予我们所有人的单个和集体的领导。

在联合国这一新的周年之际，让我们重申人类原先所作的承诺：战胜饥饿、贫困、疾病、种族主义和不平等，因为这是上帝在赋予人类自由和创造力时向它指出的通向和平和未来的真正的道路。

主席：我代表大会对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的重要发言表示感谢。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博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根舍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先生, 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位。在这个大庆的年代, 你在联合国的长期外交经验将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保罗·卢萨卡大使作为 39 届大会主席所做的成功的工作。他帮助保证了在上一届大会会议中, 非洲的主要问题本着真正同情的精神得到了现实的处理。

40 年前, 在成立联合国的时候, 世界各国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不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但从它加入的那天起就一直努力完成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我们是通过奉行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政策来这样做的。

40 年来, 欧洲没有发生战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坚定地把它命运和北大西洋联盟结在一起, 建立这个国家集团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合作的模式, 它对其边界以外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在欧洲共同体, 友谊和合作已经取代了几个世纪的对抗和竞争。共同体已经由原始的 6 个国家发展到目前的 10 个国家, 并很快就将有 12 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即将加入欧洲共同体, 这将极大地丰富并加强欧洲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我们希望在契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我们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洲团结之路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认为积极奉行和平的政策是对我们自己的大陆和全世界的历史性责任。

欧洲不仅仅是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当我们谈到欧洲时, 我们指的是整个欧洲。世界上的和平特别取决于欧洲的东西方关系。由于欧洲的分裂, 德意志民族也遭宰割。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对我们有最严重的影响。因此, 对我们来说, 德国的

政策就是寻求在欧洲和平的政策，是符合联合国精神的政策。没有两个德国的贡献，就不可能保证欧洲的和平。永远不能在从德意志领土上发起战争，必须为和平做出共同努力。这是共同责任的实质，使两个德国完成它们对维护和平的特别使命和职责。我们的合作应得到所有对欧洲中心的稳定和真正缓和感兴趣的国家的支持。

令人鼓舞的是，1985年3月12日，联邦总理科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昂纳克共同认识到，由于美国和苏联恢复关于军备管制的对话给东西方关系带来进入新阶段的机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尽其所能帮助改进东西方的关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70年代和其邻国签署的条约必须是这种关系改进的坚实基础。起点是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这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通过《莫斯科条约》，以及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条约，以及《关于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的条约》，我们出于对和平所负的国家 and 历史责任，打开了东西方关系的新的长期前景。我们仍然信守这些条约。我们的契约政策不是不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目标，为欧洲的和平而努力，以使德意志民族能够通过自由的自决重新获得它的团结。这就是联邦政府在签署《莫斯科条约》时交给苏联一方的“关于德国团结的文书”的措词。这些条约和“关于柏林的四方协议”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扫清了道路。

1985年8月1日，在纪念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十周年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重申了它们决心继续欧安会的进程，并执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所有部分。《最后文件》是一个现实和均衡的文件，它不是一个和平条约，但为欧洲今后的和平秩序开辟了道路。欧安会进程的目的是要将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概念和范围广泛的合作选择与就交换和情报方面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综合起来。它鼓励各国将其资源和创造性综合起来。合作的目的是要制止和削减现存的价值体制之间不同的利益和分歧之间存在的冲突可能。有鉴于即将出现的技术革命，国际合作所提供的机会将会更加重要。考虑到所有方面正当利益的一个强有力和持久的和平秩序必须基于建立信心和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之上，并代之以所有各方参

加的经济、科学和技术进步。在建立这种秩序方面，文化交流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所有国家自由和建设性的接触和交流以及在对等基础上交流文化进步能够传播知识，并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欧洲，尽管有可怕的战争，共同的文化遗产一直是一条团结的纽带，这一纽带超过了意识形态的疆界。

正如所有各方意识到，欧洲今后将继续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一样，欧洲文化特征的意识已在增长。不久将在布达佩斯特召开的欧安会进程之内的文化论坛将给所有参加国以机会，将它们对文化合作和交流的愿望付诸实施。

欧洲东西方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联系网在过去已经经历了严重的考验。现在，我们的目的必须是70年代更广泛更全面的结果。最近所作出的良好开始，应当加以利用。

我们欢迎在美国总统和苏维埃共产党总书记之间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先生多次表示赞成这种最高级会谈。日内瓦会谈是要成为高级对话的新的开始。此外，我们希望能够大大促进日内瓦谈判。

1985年1月8日，美国和苏联同意恢复谈判。它们于3月12日开始。1月8日的文件在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该文件为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军备控制、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该文件制定出长远的谈判目标，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达成限制和削减洲际和中距核武器的有效协议；加强战略稳定。联邦德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谈判目标。这些目标是有利于世界各国的。

我们完全清楚，取得结果是需要时间的。谈判中的项目是微妙而复杂的。每一方必须照顾到另一方的安全利益。必须要减少紧张和互相不信任的气氛。成功完全取决于谈判有关各方能够认真而灵活地努力寻求合作解决办法。他们必须认为对共同的任务负有责任。在东西方关系中，每一方都不应该企图谋求一种有损于对方安全的安全水平。

自从70年代以来东西军事力量均衡发展情况就充分地证实了这一事实。自从70年代缓和以来，使得西方越来越感到威胁的大规模军备集结并没有给发起者带来什么重大好处；正相反，它只是促进寻求新式与外空为基地的防御选择措施。因此，大幅度可靠核查的削减和攻击潜力就会必然影响未来防御武器的需要和范围。正如1985年1月8日所同意的那样，两个问题都应考虑到，并在它们自然和政治互相关系中得到解决。

实现合作安全的努力是东西方稳定关系发展的关键，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依赖于这种稳定关系。如果要在目前进行中的谈判里获得成功就必须遵守现存的军备控制安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欢迎里根总统关于遵守《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的决定。对主要的安全问题的合作解决办法需要一种存在最基本互相信任的政治环境。在这种信任气氛中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对方长期愿望的可预见性。这就是为什么超级大国之间一种健全和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但建立信心和军备控制并不只是超级大国两家的事情。中小国家同样必须为建立东西方关系稳定基础而努力。必须要减少在一切地方存在的互不信任。

不仅要削减核武器，还应削减其他一切可能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多边谈判论坛仍然对我们来说是军备控制进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方第三次审查会议已取得成功的结果。《不扩散条约》已被事实证明是国际军备控制和和平利用核能源中重要的因素。它表明，多边军备控制是可能的。

在维也纳举行的相互均衡削减部队谈判和在欧洲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建立信心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集中谈论常规武器，对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武器谈判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谈判的目的同样是部队低水平的稳定、公开、清晰度、可预见性和通过具体地建立信心措施放弃武力。在纽约，我们倡议制订能够在全世界应用的建立信心措施的指导方针。

没有可靠的核查，军备控制协议的基础是脆弱的。建立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

努力受到突出的核查问题的阻碍，现在必须全力解决这一问题。早该结束那些大规模毁灭性化学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化学武器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了。部分的、区域性质的解决办法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它们只会使核查问题更为复杂。我们支持其他国家为实现可靠的核查措施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向我们提出的建议。中欧国家有一切理由帮助解决核查问题，以确保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

我们知道，通过核遏制的无战国家不是确保和平的最终办法，如果遏制进攻、遏制战争，换句话说就是防止战争的战略一旦失败，那么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广岛被炸40周年使我们重温这一事实。在核时代，安全不再仅仅是建筑在自治努力之上。但是，长期维持和平需要合作的解决办法；由于这一原因，裁军和军备控制是我们安全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愿意防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其中包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战争。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保留第一次使用常规武器的选择。鉴于目前的技术水平，一场常规战争将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一千倍。在欧洲，以及目前军备的高水平，即使是一场常规战争也是具有灾难性的。我们联盟已经宣布，它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武器。我们不寻求优势。我们不愿意打败或控制任何人，我们也不愿意使任何一方为了军备而劳民伤财。

不应仅仅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上许多动荡点和区域冲突；此外，也不能把它们都归类于东西方对垒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第三世界国家真正的不结盟看作为对世界和平和实现联合国目标的重大贡献。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宏伟理想不应仅仅是空洞的词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清楚地表明，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权利来决定它们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政治行动，其中包括政治上寻求和平的权利。这一权利要求尊重自己地区人民的具体需要。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都没有权利决定对其他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也不能篡夺这种权利。

因此，我们同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一道，要求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致力于获取意识形态的优势就意味着反对真正的不结盟。在哈瓦纳和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最近在卢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都十分明确地确认了这一点。真正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办法必须来自所涉及到的各个地区。

欧洲共同体是我们的区域性组织，这一组织也是试图通过增加欧洲各民主国家间的密切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尝试。我们同其他欧洲伙伴一样，支持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的国家开展区域性合作和联盟。我们积极地支持各邻国间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这有助于使第三世界免于卷入东西方冲突之中。

根据这一区域合作的概念，我们支持中美洲的孔塔多拉进程，这一进程是该地区各国本身发起的。这是中美洲各国解决自己问题的唯一现实的方法。十一月十一和十二两日在卢森堡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中美洲各国和孔塔多拉集团各国外交部长。我们要继续在中美洲和欧洲两个地区之间进行对话；我们寻求这两个地区间的密切合作。

我们也寻求欧洲共同体和海湾合作理事会之间进行的结构性经济和政治合作。在中东我们支持为增加冲突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和实现和平的意愿而作出的区域性努力。我们认识到菲兹计划所包含的积极内容。我们欢迎侯赛因国王采取的主动行动，并希望这一行动将有助于为谈判铺平道路。只有通过谈判和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才能够在以色列在被承认和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两者间进行调和。

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和平而作出的区域性努力。欧洲共同体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东盟各国进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是区域性合作的杰出的形式，指明了未来的道路。东盟各国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建议将得到我们的支持。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朝鲜双方间已恢复谈判。我们支持所有为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而作出的努力。这也应当为朝鲜双方进入联合国敞开大门。

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也意味着进行合作，以便共同地应付人类所面临的经济与社

会挑战。 南北双方必须进行合作，以便使第三世界的发展取得成功。 一旦完成了向信息和通讯技术时代的过渡，则第三次工业革命必将引起全球性的结构改革。 南北双方必须共同接受这一改革。 这一新的时代给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他将使世界各国更加密切和接近，将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的需要。 他将为个人的责任和每个人本身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如果当今世界依然贫富分化，依然分为技术上先进和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则和平就不可能持久。 建立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就意味着在世界所有地区消除饥饿与贫穷。

我们对联合国四十年历史的回顾也是对过去四十年中发展合作的回顾。 尽管仍有许多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但在过去四十年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第三世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从1950到1980年的30年间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增长了5倍。 在从1960到1982年这一期间，人均寿命已从42岁延长到49岁；因而死亡率下降了50%。 在1960年，只有50%的儿童享受到初级教育，而今天有94%的儿童享受了这一教育。

本届联大的两个中心题目是债务危机和非洲局势。 自1982年以来，我们在克服债务危机方面已取得了进展，但这场危机尚远远未能得到控制。 它依然向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世界经济，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社会稳定以及工业化国家银行体制的健康。 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应找到共同的方法；以使信贷流动恢复到正常水平，使足够的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 然而，这一资金的庞大数额本身就意味着这一任务不可能由国际金融机构单独完成，也不可能主要靠这些机构来完成。 私人银行和投资者必须继续发挥主要的作用。 我呼吁各商业银行不要放弃这一责任。 就债务国来说，他们也应尽一切能力，在未来年间改革国内的经济政策，同通货膨胀作斗争。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加强自己在信贷方面的国际信誉，为投资创造良好的气氛，结束资本外流的现象。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债务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财政的

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债务国的社会和平及国内稳定。不应当向债务国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第三世界偿还外债决不应造成经济萧条、失业和饥饿，也不应威胁自由、民主和独立。

其次，如果债务危机要想得到解决，则必须进一步降低利率。工业化国家所执行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必须能使利率进一步下降。工业化国家必须减少自己的预算赤字。

第三，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他们的市场必须开得更大。保护主义不仅威胁到了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护主义也严重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自由的世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打开市场，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更坚定的进入世界经济。任何向第三世界的产品关闭市场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在破坏第三世界的发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支持开放市场，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开放市场。在我国市场上存在着高额贸易盈余，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我国出口的高额贸易盈余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呼吁尽快开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下一轮谈判，以便使自由贸易得到保障和巩固。对国际自由贸易的严重威胁尤其是来自世界上存在的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然而，如果以贸易壁垒的方式来消除这些不平衡则不至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作法意味着对问题的根源没有正确的认识。

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不容许在不顾对其他国家影响的情况下推行任何孤立主义的经济政策。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它的责任就越大。

也应该呼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开发市场。这些国家仍然接受第三世界出口的制成品的5%以下。这根本不符合它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它们所承担的责任。

在本届大会，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援助非洲。上届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组织了对防止饥饿运动的援助。联邦政府提供了食品、运输和药物。我国

无数的人民提供了慷慨的捐助。 必须继续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 捐助国和受援国都认为只靠外援不能带来突破。 非洲知道，非洲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农业成为自己发展努力的中心。 生产者能够获得较高的价格是鼓励农民增加生产的重要方法，但是，非洲如果要进行改革的话就必须得到外部的充分的支持。 根据波恩经济最高级会议提出的任务，与会的七个工业化国家为在非洲与饥荒进行斗争提出了各项建议，这些建议昨天在纽约得到了七个外长的批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把发展政策看作和平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能够更加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 我们希望加强真正不结盟的经济基础。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没有把援助集中于经过挑选的几个国家；相反，我们总是帮助最需要的国家。 我们放弃的世界上最穷国家所欠的债务超过任何其他工业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人口政策是成功的发展战略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也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 这个机构已经作了宝贵的工作，在减缓人口增长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需要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表现的特别清楚。 在那个领域里，“国际大家庭事务”正成为国际政策的一个成份，人类在这一领域里正在有关自己未来方面做出集体的决定。 我们的森林正在受到危害。 我们的农田正在遭到侵蚀；沙漠和荒地正在扩大；海洋、湖泊和河流正在不断遭到污染；动物和植物不断灭绝。 保护生命的自然资源极其重要，在这个不断缩小的地球上我们都依赖这些自然资源。

在南北合作方面很有必要开始在适当的时候处理新的技术形式，微型电子和生物工程学带来的问题。 这些技术的形式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如此。 遗传工程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新的通讯和无线电卫星使我们有机会迅速的和相对廉价地向整个第三世界的各个区域提供通讯基础结构。 然而，这些机会同时伴随着风险。 例如，在工业国中的技术情报的新形式正在加速自动化。 这就有可能危及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低廉而获得的优势。 南

方和北方必须合作利用这些新技术给第三世界带来的机会，避免各种危险。我认为最大的机会就是新的技术革命将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至少在某些部分与工业化国家几乎同时进入新的信息时代。

联合国承认人的尊严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所有国家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关系中遵循这一原则。联合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保护人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面制度。1984年通过的反对酷刑的公约是反对侮辱，非人道和残暴行为的一份文件。我希望，这方面的下一个协定将是有关禁止死刑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又一份任择议定书。我们的任务不仅需要把人权变为文字，而且要变成行动。为此目的，我们需要能够加强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构。我们呼吁任命一个有关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并在联合国建立一个人权国际法庭。

在世界许多地方人权仍然受到侵犯。使我们特别感到沮丧的一个人权问题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我们谋求以和平方式消除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这符合我们宪法的道义基础，符合基督教教廷的要求和我国人民的坚定信念。这就是所有南非人都应当获得平等权利，不管他们的肤色为何。全世界震惊并愤怒的看到南非流血冲突的升级。我们呼吁南非的管理当局释放每一位政治犯。结束武力迁移，停止不加审讯的任意监禁，并结束紧急状态。只有与各阶层人民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才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法。这一解决方法的形式必须有南非人民自己决定，南非外部的任何人都无权规定这一决定的形式。南非政府最近表明要进行具体的改革。现在应该赶快进行这些改革。此外，越来越广泛的改革很有必要，直到完全铲除种族隔离。我们希望，现在掌权的领导人不要放弃历史给予他们的最后的机会。

必须把人民的自决权当作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任何纳米比亚解决方案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呼吁南非政府能够最终为得到国际承认的纳米比亚独立铺平道路。必须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大多数人民希望建立怎样的政府。

联合国成立已经有四十年了。我们今年将重新庄严的保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已经呼吁我们进行新的国际主义合作。我们支持他的具体建议。我们不需要制定新的宪章，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在联合国中有一个新的精神。维护和平的努力必须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边开始。创建联合国是为了协调不同的利益。我们不能把联合国作为宣传或短期的表决胜利而滥用，尽管这些对本国的政治目的和选票很有作用。当然，联合国是一个政治组织，政治就意味着在权利、影响、价值、计划和个人方面进行斗争。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联合国是我们手中的一个宝贵的工具。我们饱经战争创伤的父兄们建立了联合国。我们还必须学会最好的利用联合国在保卫和平方面向我们提供的工具。历史不会记住我们偶而获得的战术上的小胜利；历史将只会以我们是否成功的避免最终的灾难和促进所有人类的尊严方面是否成功来对我们作出判断。人的尊严、人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必须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准则。

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您被一致选举为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您是贵国杰出的儿子、出色的代表，您与联合国也有多年的合作。印度与贵国有密切友好的关系。我们深信，您将出色地指导本届大会。

我也愿正式表达我们对您的前任赞比亚的卢萨卡先生以干练而充满政治家风度的气质领导第三十九届联大表示赞赏。

我还愿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敬，感谢他不懈努力致力于和平的事业，感谢他的耐心努力，坚持不懈和智慧。他出色地处理了几次危机的局面，赢得我们的敬佩。我们祝愿他继续获得成功，并重申对他的支持。

请允许我在此代表印度人民和政府对上星期墨西哥受到地震惨重打击，遭受重大生命和物质损失深表痛心。在他们艰难奋斗，英勇地战胜这一空前灾害的时机，我们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的声援和支持。

主席先生，您今天主持的是一个历史性会议，联合国已存在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有忧伤，也有希望，甚至成就。世界充满着疑惑不安，既有问题的

萌芽，也有暴发的冲动，但是联合国的理想继续唤起人们的乐观。人类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一度遭受殖民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赢得独立和自由的烛光是我们时代一大重要、积极的发展。

创立联合国的一代人同时目睹了核时代的开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依然决定性地影响着对联合国组织的传统态度，但今天核灾难的幽灵困扰着人类文明。敌对的军事集团虎视眈眈地对峙着，他们庞大的核武库可以多次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在这一核时代，生存已成为关键的问题。今天，联合国已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活动的中心场所。尽管他们政治制度各异，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五花八门，但他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探讨总统双边、多边及全球问题。然而，这样一种所谓国际关系的民主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当代国际关系特有的压力和分歧严重地妨碍着联合国工作，削弱其有效行动的能力。早在1948年，贾瓦哈拉·尼赫鲁就在联合国指出：

“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仇恨和暴力的循环，即使最高明的辩论也无法摆脱，除非我们找到其它的办法和途径。显而易见，如果继续这一循环。继续进行联合国大会授命避免和防止的战争，不仅全世界会遭受极大破坏，而且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实现其目标。”

在他发人深思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秘书长十分恰当地把联合国形容为人类所面临的历史抉择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要一个科技辉煌的世界，还是一个充满毁灭危险的世界。他正确地强调了要加强联合国所集中表现的国际权威的思想，以取代“单方行动、排外联盟或势力范围”。秘书长的具体建议应该得到仔细研究和合理的执行。

印度和不结盟国家运动认为，联合国在某一真正意义上代表着人类最大的希望。已故总理英甘地夫人在联合国第38届会议发言时指出，“对联合国的坚定信念是不结盟的核心”。我们忠于联合国是以我们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我们热爱和平，拥护各国平等、主权和独立。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我们的一项根本信念。联合国不

仅体现了这些崇高原则，他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国际论坛，让各国解决各自的分歧，携手努力促进人类共同的利益。

在印度争取自由斗争的年代里，我国领导人并不是以狭隘的民主观点看待独立，而是把已作为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民争取政治、社会和经济正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974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后，我们的民族机构得到巩固，给我国人民参与和维护政治、经济领域以及国家社会、文化道德建设决策的强烈责任感。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忠于不结盟政策即使本人的反应也是势在必行。印度总理英·甘地先生指出：

“我们继承了一套符合我国民族利益，经过考验而又连贯的外交政策。我们一贯致力于和平。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交朋友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忠于不结盟运动和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意味着我们全力以赴争取和平与发展两项事业。我们也支持维护国家独立，捍卫不干预和不干涉的原则。”*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纪念了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40周年。对于这场浩劫的记忆使我们更加确切地了解了今天核武库所具有的破坏潜力。当我们开始核时代的第50年的时候，核武器国家在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态度方面没有根本的改变。公众对一场核战争的恐惧和政治家以及战略家对于核恐怖军事的效能方面的考虑有着很大的差距。越来越多的开支被用于改善武器的质量方面。新一代的武器体系已被研制出来，外层空间的军事化已经变得十分突出。的确，一整套新的战略概念正在被确立起来，这些概念试图扼杀人类对事业上最强大的国间之间的核对峙所产生的内心混乱的感情。

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承受了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影响。任何人都无法肯定的预言一场核战争将带来怎样的灾难。当破坏性的灾难和战火的直接影响和这一

* 副主席奥育尔先生（加蓬）主持会议。

后果的长期影响一起产生作用的时候，臭氧层就将受到污染，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生命之柱系统就将受到破坏，另外一场战争显然将会结束整个人类历史。

现在是我们接触预言本质内容的时候了。如果那些最应当对产生这些威胁的国家仍然不打算提出任何防范核战争暴发的紧急措施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就应当带头去这样做。今天在全世界明显地出现一股反对浪费性的和危险的军备竞赛的浪潮。人民群众自发地反对扩军备战？反对试验核武器和反对把科学技术用于任何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目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政治气氛，因此在今天采取大胆的行动是当前当务之急。

我们应当逆转那种使核武器成为合法化的倾向。我们必须开始削减核武库的进程，并把他作为在各国之间建立相互信赖气氛的唯一道路，当务之急需要那些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作出遵循军备限制的道路而不是军事集结道路的承诺。如果军备文化的普遍影响，特别是核军备文化的普遍影响能够被铲除，如果目前直接用来使战争手段加以完善和现代化的大量资金转而用于确保全世界人民的更加公正和美好的生活条件的话，才能确保各国社会健康发展。即使是象征性的削减军备开支，如果把它用于世界上还不够富裕地区的发展的话，那么也将会产生巨大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明年召开一次有关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会议。

我们欢迎恢复苏美之间的日内瓦谈判，这次谈判将涉及一系列双边关系中有待于考虑和解决的空间和核军备问题，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齐心协力在世界各地消除核军备。日内瓦谈判的成功和所有的国家都是体戚相关的。我们以关注的心情注意到，迄今为至尚未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将对这一进程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我要再次提到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的结束时签署的《新德里宣言》，他们在今年1月向核武器国家发出了热情的

呼吁，呼吁他们停止一切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并随之大幅度削减核力量。《新德里宣言》具体规定了两个值得给予特别注意的步骤：在外层空间消除核军备和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些来自五个大陆的领导人要求继续实现裁减军备的方案，以便实现普遍的和全面的裁军并同时采取加强联合国系统并确保实现把大批用于军备竞赛的资金转而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在必行的紧迫任务。

在决定我们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政策时，不结盟国家一贯拒绝使我们的这些政策迎合冷战预谋的需要。我们不会使我们的决策屈从于外国的命令。我们不寻求对峙。但是我们强调进行必要的改变乃是国际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印度并不认为，仅仅靠玩弄华美的词句或者进行摧毁性的批评就能够实现这种变革。对于国际社会的考验在于它是否能认识到它对于当代目前形势所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以及是否能通过和平合作的手段实现这一变革。因此，我们寻求世界所有国家的最广泛的合作。但我们要求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正义和真正认识到我们相互之间依赖关系的基础上。

作为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国家，我们坚定地致力于彻底铲除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种族隔离或种族主义的有害做法。南部非洲的局势是对人类良知的有意冒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了紧张局势、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他危害了该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最近南非不幸事件的发展，这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府强行实行紧急状态之后所掀起的又一个恐怖和高压的新浪潮，它证实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继续其值得谴责的政策。如果需要证据的话，比塔先生8月15日在德班的发言就提供了最充分的证据，他证明比勒陀利亚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他同时也证明南非政府继续无视南非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合法的意愿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呼声，他也证实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将坚持其分化南非正在斗争的大多数人民的企图，也证明他将毫无顾忌地任意屠杀、伤害和拘捕那些敢于发出自己抗议呼声的人们。

同时，最近的事件表明，南非人民不会在威胁面前屈服。正如最近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南非问题特别公报所指示的那样：“人们已经迫切地开始计算着种族隔离崩溃前的残存日子”。我们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英勇的自由战士，他们正受着拘留。我们深信，为实现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裂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将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向南非的兄弟和姊妹们重申，我们完全声援和支持他们。

我们的心也飞向受苦受难的纳米比亚人民，现在他们已经遭受了一个世纪的殖民压迫和统治。对自己的人民残酷迫害的那一令人憎恨的政权正继续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在联合国承担对纳米比亚领地的直接责任以后已经有二十年了。南非政权企图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管理机构，其方式是通过所谓的多政党会议，他们遭到了世界各国的蔑视和唾骂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部长会议今年4月19日到20日在新德里召开，会议重申明确和一贯地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对纳米比亚事业的支持，并规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来推进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在这一历史性会议上，印度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给在新德里的西南非人民代表以完全的外交待遇，从而向纳米比亚人民重申了对他们事业的坚定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响应新德里不结盟国家所发出的呼吁也召开了会议，安理会也再一次重申立即和无条件的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南非再次对该呼吁置之不理。安理会有义务继续再次开会。

显然，南非不可能这样长久地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了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并在经济、军事、核力量和其他领域方面得到广泛合作，这一合作来自他的朋友和盟友。‘南非坚持种族隔离’，占领纳米比亚，对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断进行侵略行径，这些都严重的构成对和平的威胁。然而安全理事会经常被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因为有安理会的某个或一些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这否决票是为了反对旨在彻底孤立南非的强制措施。比勒陀利亚政权是无法说服的。显然，

象“建设性接触”这样的政策已经完全失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全面实行制裁的规定是问题的唯一答案。同时，各国有着道德义务断绝和比勒陀利亚的一切关系。最近在世界许多国家里公众舆论都起来了，要求对南非采取决定性行动，这是可喜的进展。我国感到自豪的是，1946年我们带了头，当时我们是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的第一个支援国家。

离我们的海岸不远，印度洋地区的令人不安和不断升级的大国军事存在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只有消除这一存在，才能使该地区的各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来自他们领土疆界以外的阻碍和军事监护。联合国通过的1971年宣言规定了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的目标，这得到了该地区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广泛支持。这些国家现在呼吁早日召开科伦坡的1986年印度洋会议，从而实现《宣言》的各项目标。所有大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事关紧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存在违反了该地区各国人民的明确愿望，只能加剧早已存在于印度洋沿岸的紧张局势，因此应该逐渐削减和消除。

同时在我们邻近地区，南亚的国家已经走上了区域合作的道路，这一合作为地区各国人民的幸福预示着有意义的前景。重要的是，这些进展并没有受到包括引进外来尖端武器的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这一因素是为外来战略利益服务的。我们不断地强调，现有的门槛不应被迈越，争议的新内容不应提出，他们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安全，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我们来说，我们保证促进友好睦邻和地区的和谐关系。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期待着今年12月在达卡召开南亚地区合作的第一届首脑会议。

我们支持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斗争，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他们确保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得到归还。我们的这一政策在不结盟舞台上已得到广泛公认。今天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悲惨遭遇确实是当代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很少有人这样长期不断的遭受粗暴虐待压迫和非人待遇，尤其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受这种待遇。对英勇的巴勒斯

坦人的驱赶和分离将不会减弱他们的意志，他们将继续为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斗争。驱赶也不会给该地区带来和平。占领本来属于邻国的领土并不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现在人们已日益理解这一事实，即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要实现，就必须使巴解组织参加问题解决，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全面解决问题只有采取远见的办法，基础必须是承认以下事实：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该地区所有国家有权在公认的国际边界之内和平生活。必须在以下两方面达成妥协，一方面以色列必须彻底和无条件地撤离所有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应能够实现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人权，包括在自己家园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形势不应该再延续下去。

我们再一次强调尽早召开由联合国主持并有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确保根据已确立的原则在这一地区实现全面的、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方面，印度愿意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并对秘书长所进行的努力表示赞赏。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两个国家都是不结盟兄弟国家的成员——继续引起关注和痛苦。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道已多次提出解决这场冲突的倡议。我们和秘书长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将继续为此努力。

尽管孔塔多拉集团为和平谈判解决中美洲问题进行努力，这一地区的局势继续恶化，其特点是不稳定、紧张和冲突。干涉和干预的政策以及威胁使用武力危害了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使这一地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在不断的威胁、骚扰和恐吓中生存。中美洲的问题只能通过和平方式、通过政治对话和谈判才能得到解决。孔塔多拉集团必须加强努力克服为实现这一地区的持久的和平所遇到的阻力。我们对在最后一分钟阻止了签署经过修改的1984年9月7日的《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的草案表示非常难过。但是，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本月早些时候在巴拿马召开的会议上提交了另一份经过

修改的草案。我们迫切希望定于下月召开的全权大使会议将最终为使世界上这一多难的地区恢复到持久的和平铺平道路。毫无疑问，新成立的《利马集团》的努力加强了孔塔多拉集团的力量。

我们一贯的认为不能允许干涉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外国军队不得进入任何国家。西南非洲的局势只能通过建立在《新德里宣言》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得到解决。印度已为此进行了努力。我们支持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我们密切注意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得到有关各方的全力支持。

紧张局势，冲突和不稳定影响着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塞浦路斯继续面临着对它的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的威胁。在地中海地区、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继续蔓延。

正像我刚才所谈到的，殖民主义继续以其最罪恶的形式在纳米比亚存在。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非殖民化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颁布二十五年之后，应该向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中所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表示谢意。我们必须重申共同消除殖民主义的现象的决心。

世界经济环境继续引起严重的关注。在1983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

“只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悬殊仍在扩大，国际社会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A/38/132, 附件, 经济宣言, 第六段)

本月早些时候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不得不指出自1983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并未得到改善。

某些工业化国家所出现的有限的和脆弱的复苏——这些国家之间的复苏仍然是不平衡的——现在已经不稳定，因为这是建立在不能持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之

上的。工业化国家1985年和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仍然是很低的。1985年的增长率可能不超过2.8%；也许更低。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然受到沉重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增长率仍然低于将会抵销人口增长率的水平，更不要说保证发展盈余。伴随着艰巨的调整过程——这是这十年的前三年的特点——这种增长率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受到限制，这预示着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世界经济环境没有相应的改善的情况下，在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限制、越来越增加的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资金反向转移以及反对他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有所加强，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削弱对国际经济合作精神的承诺以及多边体系受到腐蚀是一种干扰趋势。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当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并且有必要为了发展而维持和加强国际一致的情况下，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采取双边主义或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的作法以及采取与以商定的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和目的背道而驰的政策和做法，我们对此表示关注。这是对发达国家本身帮助实现的协商一致的否定。

很明显，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并不能仅以周期性的现象解释。其根源是结构的不完善，这种不完善特别有损于发展中国家。这要求对于现存的结构进行根本的审查。

国际社会在第四十届大会上重申承诺恢复国际谈判以期实现刺激世界经济复苏和确保持久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这要求在货币、金融、债务和贸易以及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的相互关联的领域中采取全面整体化办法。

不结盟国家卢安达部长会议重新确认了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首脑会议上所通过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会议还确定了开展对话的范围。

我建议立即着重在下列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通过适当措施与行动校正国际货币与财经体制的“功能不全和失灵”的现象。

第二，采取政策与行动，执行关于压价和停顿的决议，扩大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铲除一切违反国际贸易体制的原则、规则与规定的现象。

第三，采取措施，确保多边协调发达国家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将它们的货币和财经政策限制于国际准则之内。

第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减让性资金流动。

第五，进行对等与公平的国际调整。

我愿建议，在本次大会期间举行高级讨论，以取得谅解，促进国际财政和资金促进发展会议的召开。

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及其所遭受的旱灾和饥荒使国际社会，包括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当然的责任。非洲各国领导人在第二十八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很有气魄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们表达了非洲致力于发展的决心。国际社会应当充分支持它们的努力。作为声援的一个表示，不结盟运动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印度提供了10万吨小麦，此后，又向非统组织特别基金提供了1千万美元。遵照行动计划，印度已经在非洲重建了9个农业项目。我们参与建设的这些项目已经到了筹建末期，我们的参加有助于农业基础建设的优先领域中的振兴。我刚刚提到的印度所作的努力还不包括我国同非洲国家正在进行的双边计划。遵照这项计划，大量的非洲专家将在印度机构内接受训练，而印度的专家正在非洲国家内同非洲兄弟一道在一些领域中工作。这也是对非洲经社发展优先领域的一种贡献。

作为《联合国宪章》的最初签署国之一，印度坚定不移地执行它所体现的价值

观和理想。我引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于1946年，当我们还没有取得独立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

“对于联合国，印度的态度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忠心地合作和无条件地遵守指导联合国的《宪章》。为此，印度将充分参与各项活动，并在它的各个理事会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是印度的地理位置，人口和对和平进步的贡献要求它这样做的。”

同样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对于印度的国民建设和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伙伴。对于联合国所给予我们的援助与合作，我们表示深深地感激。然而，我们对联合国的信任，希望和信心还不仅止于此。对于我们，对于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联合国的重要性效用是不能够仅仅用联合国为了改善本星球上的生活质量而提供的物质援助来计算的，而是应当由这个杰出的机构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衡量。因此，在这个场合，我们对联合国赶快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再次献身于《宪章》的原则与宗旨。重申我们的承诺，付于他们以充分的效用。正如去年大会所宣称的那样，让1985年“标志着一个长期的全球和平与公正，社会 and 经济发展，以及所有民族的进步与独立的新时代的开始。”我们确实希望，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迪马先生（法国）：首先，我要祝贺主席的担选。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也是对他的国家在国际合作中所占的突出地位的赞赏。他知道西班牙对法国来说有多大意义。不久的将来，我们两国人民将在欧洲共同体内共事。我对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未来感到满意。

在开始正文之前，我还要同在我前面发言的许多发言人一道，对最近在墨西哥发生的悲惨事件表示同情。

国际社会迅速表示了声援，我国也加入了这一广泛的运动。我要在此表示，法国尊重墨西哥政府和人民在他们所遭受的可怕痛苦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与尊严。

这场灾难提醒我们，人类的幸福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命运是不可靠的。但愿他们以行动避免加深自然所造成的痛苦。

本次联合国大会标志着本组织的四十周年纪念。这是一个成熟的年龄，是观察与思考的时刻。

我代表法国发言，它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要提及本组织存在的原因，它的三个主要理想，即安全，自由和发展。

关于安全，原子能是主宰的因素。

不过威慑保持的和平至今是东西方冲突没有采取核国家之间直接对抗的形势。维持力量的平衡，无任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后必须保持这种建筑在可核查基础之上的，将军备降低到最低限制的武装的和平。

日内瓦苏美关于核武器与外空武器会谈应当在保持战略平衡的同时，使两国直接考虑大量削减它们最为令人不安的进攻性武器。

这就是法国欢迎东西方恢复接触的原因，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即将访问巴黎，为此法国尤其感到高兴。

新的技术已经使得某些人认为，我们能够在十年或二十年即在某个无从确定的过渡时期结束之时，将翻过核时代的一页。这种看法初看起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只是重新开始了一场旧的辩论，这种辩论已经在人类中形成了一种幻想，即安全可通过不易受攻击性而取得。我们是否意识到将来的侵略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利用这个冒险的局面呢？

在1984年6月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而后在今年，法国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两个超级大国在减少他们进攻性的核系统的同时，减少为军事目的利用空间的次数。第二，这个多边谈判加强了对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组织国际管理。

利用空间中观察监听和交流装制促进了安全，卫星已经能够为和平作出保证，如果我国7年以前所提出建立的国际卫星监督机构建立起来的话卫星在这方面所起

的作用将会更大。另外，我们应承认在地球或空间部属新式的反导弹或反卫星武器都将导致一场新的竞赛，这种竞赛将有可能产生不稳定的后果。我们认为任何超级大国拥有反导弹和反卫星的装制都使得另一方有理由同样取得这类武器。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应同意不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要非常明确的在研究试验和发展中划清界线。

在这同时，我们认为裁军大会应规定限制反卫星系统的规定。它也应该为空间确立建立信心的措施，加强向外空发射物体的现有申报制度，最后，对其他国家的卫星也实行双边承诺，美国和苏联已就他们观察卫星的豁免作出了双边的承诺。

这些建议是有建设性和现实的。它们考虑到空间一些军事活动的不稳定性，以及何时销毁已经存在的系统所存在的困难性。

所以让我们确定空间挑战的真正实质，以便消除新的军备竞赛。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要的目标：减少两个军备最强国家的进攻性核武器系统。

就我国而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两年前在联大提出了法国将参加这项工作的条件，我们的意愿仍然没有改变，他也没有减少。

正是在这种进程里，法国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出旨在使其防卫力量现代化的核武器试验的问题。

我知道，许多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早就应该得到解决了。我们尊重他们的考虑，而象这种问题，我们不能以漂亮话或不准确的评价来解决，再让我们核查一下事实吧。

今天，法国所进行的核试验次数，还不超过美国与苏联所进行核试验总数的十分之一。到1974年为止它停止了在空间的试验。它非常谨慎的进行核试验，去年当试验现场的国际专家小组已经肯定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其他核国家亦这么做，从1974年以来也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最后在穆鲁罗瓦岛上，法国总统从新向太平洋国家提出邀请，邀请他们亲自到现场察看法国核试验是无害的。

尽管法国没有受任何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约束，它已经将其试验的爆炸力下降到15万吨级，苏联和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已向大会，应将这个数字看作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步骤。法国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但它决不会损害其安全的利益，无论代价如何它也不会放弃合法行使其主权。事实上继续进行试验是维持其部队信誉的必要。限制试验只能是在所有装备最强国家最终减少军备的情况下才使可以理解的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关于国际安全的辩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核裁军的问题。

欧洲信任和建立安全措施以及裁军的斯哥尔摩会议是非常重要的。35个国家正参加这次会议并寻求确定在所有国家里建立信心的具体措施。

除了常规冲突的威胁之外，使用化学武器的阴魂在最近又重新出现了，我想再次重申，我国强烈谴责在任何地方破坏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行径。法国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首先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立即公正的确定以使用这些武器的断言是属于事实而作的努力。法国也将赞成裁军大会为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制造化学武器并在国际监督下销毁现有储存的公约。

世界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如果没有完全销毁发展的话起码也阻碍了发展，因此我们重申裁军和发展是有必然联系的。法国总统在这个讲坛上于1983年提出了这个看法。法国愿意作为东道国在巴黎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国际会议。

关于裁军和发展关系的联合国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今年夏季所进行的工作已证明了所有国家都愿意召开这次会议，因此我非常高兴的再次表示法国的意愿。

我现在想转入发言的第二部分。

法国将谴责对自由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的尊严所进行的攻击，并在这些价值遇到威胁时作出不懈的努力。

最近在赫尔辛基，我们庆祝了欧安会最后文件签署十周年的纪念日。

那次庆祝活动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当时最宏伟的报复：为这块古老的大陆制订自己的规则，而不是那些通过威胁、武力或思想意识强加于我们的规则。不光是在国与国之间而且在国内的公民之间，建立一种基于每个国家的主权和平等以及人民的自决权的和平的关系，尊重各项人权及基本自由。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十年的情况。这是好坏情况都有的十年。诚然，欧洲避免了现在正在破坏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那种战争，而且欧洲的边界得到了尊重；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以及人民之间的接触并没有象他们所应该的那样得到发展。违反人权的行，有时是严重地违反人权的行，常常发生。因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各国政府应该赢得其公民的信任。让我们通过给予人民以行使他们所有的各项自由的权利来赢得人民的信任；否则将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让我们把家庭重新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允许个人迁徙，允许思想得到自由的传播；让我们允许自由地交流；让我们允许在丰富多彩的文化中生活。在此，我怎能不提到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种族隔离呢？震动着南非社会的种种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丑恶的理论和可耻的做法的基础上的。

比勒陀利亚当局对于我们提出的重多的呼吁作出了回答；但是仅有这些回答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迅速、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挽救南非。

进行变革时唯一可能的、可以被接受的基础就是在所有各族人民之间开始真正的对话，承认所有南非人享有同样的公民和政治权利。

目前的这种镇压和暴力行为只能导致僵局。面对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法国感到采取具体的主动行动的时机已到。

1985年5月，法国总理宣布，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法国政府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措施。因为宣布紧急状态造成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此法国政府召回了它的大使，并且决定立即暂停在南非进行任何新的投资。然后，它使安全理事会第569（1985）号决议获得通过；这项决议建议各国自

愿地对南非采取措施，以使南非政府能够进行对话。自从昨天以来，欧洲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都为达到这个目标采取了行动。

从那时以来，许多其他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采取了措施。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由和尊严正在受到威胁。

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采取的顽固态度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1985年4月，南非军队从安哥拉撤退曾给人们带来了一线的希望。但是，因为温得和克临时政府的建立，因为南非军队今年5月份以及几天以前在安哥拉的行为，因为它对博茨瓦纳首都的袭击，这些希望破灭了，并使谈判陷入僵局。尽管有挫折、有困难，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坚持不懈地重申只有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才是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许多冲突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造成流血事件，带来了痛苦和死亡。在中东，联合国正在努力争取赢得人们对《宪章》规定的各项原则的尊重。

法国支持所有有助于导致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建议。法国赞成今年2月11日约旦国王提出的并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领导人同意的建议，并将继续提供援助和支持，就象法国也将鼓励以色列政府首脑一样。

我国政府正如它多次所表示的那样，随时准备支持那些真诚地致力于和平的人们所进行的努力；和平的基础只能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了使其具有持久性，任何决议都应当考虑到以下2项不可分割的原则：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权利及巴勒斯坦人自决的权利，以及这所意味着的一切。

至于黎巴嫩这个饱受痛苦的国家，同样也有享有和平的权利，黎巴嫩的居民不管它们属于哪个派系，都有享有安全的权利。法国一直坚持，黎巴嫩危机的解决方法应当建立在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基础上。而这这就要求所有的黎巴嫩人之间取得真正的民族谅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国政府正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向黎巴嫩的合法政府提供援助和支持。我还想再次提一下正被作为人质扣留在黎巴嫩的法国人和其他人的命运。法国政府坚决谴责这种丑

恶的讹诈行为，并郑重地向那些可能帮助释放这些人质的人们发出呼吁。

我现在来谈谈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国际社会曾多次表示它极为关注这场无休止的、流血的冲突。

必须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必须使交战双方最终接受并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的决议；这些决议至今仍然具有价值，仍然适用。

为了尽快开始必要的谈判，法国鼓励并支持国际体系，当然首先是联合国采取行动。

在阿富汗，外来干涉维持的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几乎6年。战斗的范围和程度有增无减，对于这一英勇人民的考验不断加剧。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正义是和良好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一个能够带来外国军队全部同时撤出、带来该地区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以及该地区稳定的政治解决方案中才能找到答案。

我们知道，我们的秘书长先生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斡旋的。法国支持这些斡旋活动，但是我们也没有忽略这一事实，即斡旋活动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占领军的意愿，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消除一个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前天打开了希望之门没有了？

关于柬埔寨的令人沮丧的和危险的局势，法国重申法国谴责外国部队占领该国。令法国感到遗憾的是，最近在高棉和泰国边界的军事行动加剧了平民的痛苦。法国强调基于外国部队撤军和高棉人民民族和解的和平解决办法是很迫切的。

朝鲜人民分裂已经四十年了，这种分裂今天仍然继续存在。在过去几个月里，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最近，被分离的家庭能够有机会进行几个小时的团聚。我认为这是我们抱希望的原因。

这里我要提及整个南美洲的变化所带来的希望。民主在这里继续得到加强。法国欢迎这一点，特别是困难的经济局势和巨大的外债负担给各国政府造成了困难的经济政策。

在中美洲，军事办法显然不能解决冲突。应该鼓励该地区的国家在它们自己之中迅速找到谈判的道路。因此，我们声援和支持孔塔多拉集团。

现在我谈谈法国外交政策的第三个优先项目——发展。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这一需要来自于这样的信念，这一信念得到法国首脑的多次强调，这个信念就是北方和南方的未来休戚相关，如果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那么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取得永久的增长。在过去两年里，国际社会在帮助这些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首先，在危急局势期间。

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对非洲各国的极其巨大的困难作了迅速和慷慨的反应，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在这里我要赞扬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特别是他今年3月在日内瓦组织捐助会议，成立联合国在非洲紧急行动署。

这个援助的努力是前所未有的。为非洲几乎集中了七百万吨粮食，就其发生的悲剧来讲，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正如主席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所指出的，欧洲共同体和法国为这一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主要的问题是避免这一局势的重现，因此确保永远的恢复发展程序。

保持官方发展援助的流量是很重要的。法国在1985年将继续提供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55%，这个数目与1988年的0.7%的目标接近。

最穷的国家应得到优先注意，因为如果不增加经济资源的流量，那么他们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来面对特别不利的国际经济气候。在世界银行的领导下成立非洲特别基金（对此法国作了决定性的捐助）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重要一步。

法国抱着消灭饥荒的希望向我们的工业化国家的伙伴提出了“非洲计划”，该计划除了其它事项以外，提供更多的农业发展和协调的计划来同沙漠化进行斗争。我们很高兴，该计划已经被通过，当前专家正在进行的工作将使该计划不久得到实施。

最后，我要确认法国总统打算在明年2月份在巴黎举行保护森林国际会议。同其它有关国际组织（首先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该会议可以给有关国家提出具体的回答，这些国家的森林正在逐渐消失，经常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消失。

这些努力是对最严峻的局势的反应。至于其它问题，在过去一年里第三世界国家的局势有了相应的好转。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两点。首先，这一进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改善有关。真正利率和美元的价值相对下降加速了这一趋势。然而，这些现象尽管是积极的，但是首先它们实际上是周期性和短暂的。因此，它们仍然是脆弱的。让我们希望，上星期天，五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所作的决定将帮助巩固这一趋势。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必须警戒过分的乐观。众所周知，国际债务问题暂时得到控制，这要感谢巴黎俱乐部，各家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共同行动，特别要感谢债务国家和他们的人民所采取的极其严峻的和勇敢的调整政策。但是让我们谨慎。

外汇帐户的改善是靠降低人民的收入而实现的——这一局势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一年的出口收入即使不是全部，经常是绝大部分用来偿还债务的本和利。

这一改善的脆弱实质因此是显而易见的。我已经提到的整个非洲大陆虽然在这一进展的边缘并继续越来越贫困。同样的危险将降落到其它洲的头上，除非我们不断的把资本从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要仍然是结构性的。

这里，对于过去几年所出现的趋势我们不能感到满意，这一趋势就是实际投资缓慢，银行贷款下降，向多边经济机构的偿还的数目要比提款多。所以这些导致了北南资本流量的倒流。发展中国家现在给北方国家所负的要大于他们从那里所得到的。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调整的资助来改善现有的债务管理体制是很关键的。这就是法国一贯呼吁增加世界银行资本，发放额外的特别提款权和更慷慨的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还应警戒的是未来几个月里非洲经济的缓慢（欧洲和日本的增长的补偿不足）也许会给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或者北方越来越强烈的保护主义压力将扼杀发展中国家，限制它们的出口可能性，因而限制它们的偿还债务的能力。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当然，加强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对话会导致国际气氛的改善。这个对话应该在现有一切讲坛和所有场合加强进行。现在应该是进行全面和认真审议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们看一看另一个例子——货币问题。法国几次（特别是当共和国总统两年前在大会发言时）要求举行国际货币会议，该会议将寻求制订新的指导思想，从而使货币浮动更趋稳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特别是不结盟国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才能取得世界所迫切需要的进展。

至于法国来说，它准备进行对话并采取行动。在金融财政和商业方面，它的决心是坚定的。

在一个时期内，南北对话曾经给人们特别是给本组织带来许多希望。然而全球谈判从来没有进行，在国际讲坛上专家之间进行的会晤取得了很少具体成果。今天，人们正在采取和发展的办法的基础是，部门战略，统一紧急援助以及优先重视农村发展和训练。我国赞成这些方法，它们满足今天的需要。但是仍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立即制订方针，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他们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变革。

在回顾联合国所承担的原则性任务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目前世界状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联合国，它是进行会晤和讨论的杰出论坛。在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将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强调需要在冲突中使谈判占上风，使团结战胜自私自利。

然而，这个不幸的阴暗局面也有它的光明点和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前景。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谈一谈一个积极的方面，提一下我国极其重视的一项活动。我指的是欧洲的建设。

四十年前，欧洲是一个被毁坏的战场。它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它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是有助于世界和平和均衡的力量，是从过去吸取教训的共同体，它和它的成员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并声援最穷国。

我们的卢森堡同事回顾了我们的主要行动。主席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成员国的扩大将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延展与亚、加、太66个国家的洛美公约；和孔塔多拉集团成员国建立直接关系，根据有尤利卡项目，正在致力于改善机构和技术能力，并走向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欧洲，一个政治的欧洲。的确欧洲建设将是本世纪下半部最伟大事业之一。

最后，请允许我说，法国希望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找求和平而工作。法国注意到了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发来的信息。对于那些对世界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法国希望，我们能够以四十年前曾是我们行动的基石的原则的名义，一起作出反映。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西班牙王国政府首脑唐·费利佩·冈萨雷斯阁下的讲话。

西班牙王国总统唐·费利佩·冈萨雷斯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作为一位西班牙人，作为大会主席，我出于礼节需要用几分钟欢迎掌管我国命运的政府总统唐·费利佩·冈萨雷斯，是会有人感到惊奇的。作为大会主席，我非常荣幸的欢迎西班牙王国政府总统唐·费利佩·冈萨雷斯，并请他发表讲话。

冈萨雷斯先生：首先我愿意表示西班牙政府感到非常满意和骄傲，看到阁下你主持本届联大，在这届会议上，将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你的长期职业经验和众所周知的个人品德将保证本届会议的工作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我也注意到，你的前任赞比亚大使卢萨卡很有经验地指导了上届联大。

最后，我愿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示祝贺，他具有职业品质并且十分尽职。

我来参加这次庆祝活动，以便与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一起分享祝愿和恐惧，希望和怀疑，希望和挫折感。我到这里来，以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评价四十年的经验，找到办法，解决我们仍然面临的许多问题。简言之，我到这里来以便帮助本组织这个如此多的希望的仓库变得更加有效更加充分活力和更加独立。

这个共同的庆祝活动应该导致对于联合国的相心的集体行动和表达政治意愿，以便我们的计划不致于象在许多其他的场合里那样只停留在文字上，与其他许多很好的项目一起存入本组织的档案。

四十年前，一场给地球所有角落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战争把世界遗为废墟，一些政治家为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其基本支柱就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不仅仅把自己限制在吸取国联的历史教训，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司法形式，以使全人类都感到需要有兄弟情谊。

联合国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它代表和平与国际安全，协调能力；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鼓励国际协作，寻求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还促进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世界以期望的眼光看着旧金山，看着人们试图使各国围绕和平公正和自由的思想进行和平共处。但是不久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深和联合国就面临了政治对抗的严峻现实，他把世界分割成相互对抗的阵营。在星球上的许多部分，新老对抗所引起的冲突再次被煽起。在更加公正的基础上使世界经济关系变得有秩序的计划遇到障碍，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继续由于政治、宗旨或种族原因遭受歧视和迫害。

我在发言一开始就援引了《宪章》的起源和理想，以及它和现实发生的第一次冲突，因为我属于和联合国同生的那一代西班牙人，因为正如诗人安托尼约马卡多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最年青的时候”，我们把《世界人权宣言》在秘密复印本作为斗争的工具，把它们作为当时统治政权认为是颠覆性的小册子向我们的同胞散发，因为对我们来说，具有和基本的人权不是现实，而是没有实现的事情，就象他们对世界上其他我们这一代的人一样。然而，它们既不是乌托帮式的幻想，也不是毫无希望的妄想，而是经过事实证明，可以用和平手段实现的理想，我作为有我们人民自由和主权意愿选举的西班牙政府总统出席本届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处于这种理由，我在本届大会上重申，西班牙政府和人民承诺坚决捍卫《宪章》的原则，并为实现其目标进行斗争，这既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礼节性的表示。相反，这是从我们在过去积累的困难和充满希望的经验中得出的深刻信念。

我们国内的这些特征也影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并反映在我们对一些国际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当然，我们的世界远远不是《宪章》起草者希望建立的那个世界。国际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不稳定和混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宪章》所载的原则似乎也受到了考验，人们甚至对本组织的权威和效力也产生了怀疑。

我们都处在国际紧张的气氛中，其特征是国际冲突仍然存在；常规军备、尤其是核军备不成比例的增长，正如人们在这届大会的辩论中所说明的那样；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衡仍然存在；几百万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受到侵犯。由于当今社会拥有强大的通讯手段，所有这些——战争、贫困和歧视很快就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使得许多人感到幻想破灭，大多数人绝望。

我不想逐一详细的分析国际社会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也不想声明我们每个人可能应该对此所负的责任，更不想对有些人所发表的意图善良、但不符合实际的宣言表示满意。我只想说出大家想说的话，即本组织成立40周年的日子在过去、今

天和将来都将成为其成员国理想的体现，继续鼓励我们。

我相信，如果没有联合国，那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大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三个问题——军备竞赛、侵犯人权和国际经济危机其本身就是对联合国在和平、自由和公正方面理想的挑战。由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的复杂性，他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人类。而且，他们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能够肯定，和平是我们迎接面临的另外两个大挑战所必须的条件，但光是和平是不够的。历史将对联合国以及我们这些集体努力确定本组织方向的负责的政治家作出什么判断，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证实这些问题，并加以解决。

和通向和平的道路一样，国际缓和取决于裁军，目前军备竞赛的严重现状是远远不能用令人沮丧、不道德和自发性这些词来形容了。

大国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建议，继续在核军备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而他们已经拥有毁灭我们星球的超能力了。好象光是一次性地消灭生命还不够似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多次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核武器。另一方面，无数的发展中国家也致力于昂贵的常规军备，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防卫需要。这两个国家集团都无视人们要求把这些资源用于消灭贫困和饥饿的呼声。我们希望，即将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大会能够成为这一领域中的动力。

大会在上一届会议上敦促美国和苏联政府不加拖延、不加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控制军备谈判。今天，这些谈判重新开始了，国际社会可以对此表示满意和放心。这些谈判的结果和影响超出了一般的双边对话。

在裁军和军备控制这一不可避免的挑战中，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甚至是所有的工作。确时，由于军备竞赛有增无减，日益精密，裁军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漫长。然而，我们在处理自己生存和未来后代生存的问题时，不应该恢心丧气。

在这一挑战面前，联合国并不是无所事实。它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协定，作为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个步骤。它促进成立了很大的非核区；它还成为一个

多边谈判的机构，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中缓慢而持续地进行工作。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大国必须下定决心，达成重大的协定，开创一个信任和相互安全的新时代，由此来完成已经采取的步骤。对于缓和的坚强基础——建立可核查的裁军来说，这些是基本和相辅相成的条件。

除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外，还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冲突局势。我只想提起两起冲突，一起是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另一起是阿富汗、柬埔寨和纳米比亚的被占领。我没有忘记，这是我们大家、尤其是我国政府特别关心的。

中东的冲突造成了没完没了的人类苦难和巨大的不稳定。这一冲突仍在继续，还没有找到一项公正与和平地解决，这种解决的基础必须是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决权，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利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生存。

西班牙政府充满希望、非常关心的注意着目前正在进行的努力，以通过直接牵涉到的有关方面根据联合国决议中规定的方针进行对话，以打开和平的道路。我们已经公开表示，我们支持这些努力。

中美洲危机继续给整个地区笼罩着不稳定的阴影。孔塔多拉集团所做的巨大努力至今成功地限制了这场危机，避免它进一步扩散。然而，这场危机的深刻根源，就是说，不公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格局，遭到不断加强的军事化的影响，恶化了该地区军民的生活条件和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孔塔多拉比以往更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坚定的支持，特别是同这个地区具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以实现中美洲共处的格局，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友好关系与合作，并且实现该地区各民族充分的自由。

因此，利马集团四国给予孔塔多拉的支持，以及已经在中美洲各国和欧洲共同体，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建立起来的各种合作渠道所提供的机会都表示出了希望。

我们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各国蓄意地违反人权，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本组织的呼吁表现出的消极态度。

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在此发出的许多谴责，常常受选择性和关于所谓个人和集体权利讨论的影响，它们常常反映了思想意识利益之间的争斗。

但是，在世界许多地区，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常常是镇压或驱逐的原因，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被迫失踪的痛苦的话。对工人，甚至于对童工的剥削和缺乏保护在许多地区仍然盛行。

种族歧视，这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违反人权现象在许多社会中仍然是一种习惯性的行动。特别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再次表明了它最为具有压制性的一面，给人民中的大多数带来了新的痛苦，孕育着区域动乱。

我们的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明确地同声谴责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明目张胆地和大规模的违反人权的现象。最近，国际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所采取的措施是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实际证实，也是对实现真正进展的必要性的证实。

只有消除这种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才能够恢复南非人民中多数人的类尊严，才能保证南部非洲和平与和谐的未来。

我愿从这个讲坛上呼吁南非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以便创造最低限度的条件进行一场对话，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

面对着违反人权的挑战，联合国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确定了国际手段，促进和保卫人类自由和尊严。现在可以让各国对这些行动负责任。

西班牙可以正当地说，它是首先自愿接受这些国际控制的国家之一，包括联合国和甚至于更为严格的欧洲理事会的控制。

保护人权也意味着保护公民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共存和自由。就象法西斯主义一样，恐怖主义企图用武力将自己强加于民主社

会之上。这种新型的独裁主义，同样践踏人类的生活与自由，它正在国际上日益增长，因此我们对它作出的反应也必须是国际社会的。

国际经济危机继续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造成有害的影响，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贸易的微小复苏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星球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复苏也不能大幅度地减少许多工业化国家及其经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即失业和技术过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背负的沉重外债是今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同自然灾害一样，就象我们同兄弟的墨西哥人民一起承担了地震的痛苦，也存在着财政地震。它是重要的，首先是对于负债国所背负的沉重负担而言。而它对工业化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金融市场中的债务前景造成了不稳定因素。最后它对整个国际经济也是重要的。

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造成目前困难的发展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起源，责任是广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债务问题不是一项孤立的现象，相反，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所有国家的任务，无论是债务国还是债权国。

对于严重负债的国家来说，它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必然贡献必须强调发展经济改革与调整的政策。这意味着紧缩方案，以及使生产体制和资源现代化。这些是不讨人喜欢的经济政策，我非常清楚。它们常常遭到那些不耐烦的人的围攻，并且遭到各项简单化，具有欺骗性的建议的攻击。但这些政策值得我们尊重，鼓励和资助。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特别当这些政策为一个民主政府所采纳的时候。这些政府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克服危机并维护它们付出高昂代价才换来的自由。此时此地，这种尊重与支持必须通过有效的合作予以表示。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一个债务国有多么大的决心执行调整政策，对人类尊严不可否认的渴望在控制不可抗拒的社会紧张局势方面总有极限。因此，在那些国

家采取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同时，给予它们有效的国际合作，保障它们在可允许的界限内进行努力，同时允许他们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气氛。 债权国的合作不能仅限于逐笔考虑金融问题，或仅限于孤立地考虑债务问题。

事实是，工业化国家的货币与商业政策经常严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影响它们偿付债务的能力。

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也许就会出现：一方面，工业化国家将继续执行相互脱节的财政政策，而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外部限制的压力来迫使债务国拼命地维护自己的国际偿付能力，尽管这样做有时候要付应十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代价。

工业化国家越来越求助于保护主义，以此作为避免使本身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条件的一种方式。 而与此同时，它们又要求债务国执行结构变革的政策，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因此，债务的问题要求债务国家作出努力和照章办事，但这也要求工业化国家进行明确和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决不仅限于达成财政协议，而应包括就债务问题重开谈判。

西班牙本身的经济相对来说规模不大，因此，不可能希望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同时，西班牙也不会 于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

我们认为，现存的困难必须通过在适当的时间构架内的国际合作、通过所有各有关各方的广阔的视野来加以克服。

我可以向大会保证，西班牙同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利益，我们深刻的理解债务国所面临的问题，同其中一些债务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西班牙将愿意参加并促进这一合作。 为此目的，我们将在所有国际论坛上捍卫我们同其他国家共有的观点，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参加欧洲共同体。

这是迅速的回顾一下国际局势给我们显示的令人不安的画面的广泛的轮廓。这

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建立的世界，也不是《联合国宪章》指引我们相信的世界。 尽管如此，本组织在过去四十年中为人类和平和人类进步所作的工作是巨大的。

世界公众舆论对联合国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组织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组织在避免使紧张局势恶化成公开的冲突和限制区域冲突影响方面作出了贡献。 每个国际都有义务在本论坛上为自己的国际行动辩解。 归根结底，这种义务就增加了任何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内容相违背的动的政治代价。

联合国在其他一些领域所进行的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也可以称为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现在，我们即将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又怎么会忘记联合国正视非殖化的领导者，在加速非殖化过程中，其影响是决定性的。

确实仍然有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本组织已经为所有这些问题制订了适当的解决的构架，不论是通过履行自决权，还是通过实施领土完成的原则。

尚未解决的殖民问题之一直接地影响到我国。 我指的是直布罗陀问题。 最近，西班牙和联合王国起草完成了《布鲁塞尔宣言》，该宣言规定要举行包括所有问题、因此也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谈判。 这样，我们两国就朝着明确的解决直布罗陀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相信，根据联合国的指令，我们将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争端，这同在世界上存在的其他争端一样，在两个由它们在欧洲机构中的共同的成员身分联结在一起的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再存在这种争端。

不幸的是，非殖民化的努力还不充分。 许多国家仍然限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后果又时常使这个循环更加恶化。 在这方面，联合国也通过建立基金和发展规划，技术合作，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使几百万人民受益。

因此，回顾一下联合国的记录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将这一记录同尚待完成的巨大任务相比较时，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联合国缔造者们的希望，也没有完全满足各国人民的愿望。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以多边方式来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这一方法的价值已有所降低。

这就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需要国际合作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谈论所谓多边渠道的危机，有时，联合国也遭到无情的指责。今年庆祝四十周年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分析这一危机的根源，判断哪些是由于缺乏意愿，哪些是由于结构上的缺陷，以便能够采取适当的补救方法和进行必要的改革。

要想使《宪章》的原则充分发挥作用，那就要求本组织能得到更加雄心勃勃的手段。就联合国而言，它采取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在目标与本组织所拥有的手段之间出现的不平衡是造成国际公众舆论往往漠不关心或感到失望的根源之一。

本组织缺乏真正的权利，这可以通过大国间进行更充分的合作来加以补偿。但大国在安理会为自己保留了特权地位之后，在实际当中往往仅限于将本组织作为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峙的论坛。

不仅如此，在普遍性的目标行将实现的时候，国际机构的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一些国家很难接受这种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多样化现象，当一些具体的机构所采取的行动不符合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或愿望时，这些国家就要加以批评。但不论是空位政策还是操纵国际组织的企图都不能为未来奠定建设性的基础。

因此，多边方法的危机的根源所在是各种十分不同和复杂的原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希望，认为这场危机会很快得到解决。但尽管如此，我们每个国家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必须培植对联合国组织的更大的责任感，宣布放弃任何一种单方面解释联合国原则的做法。

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作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只有改善国际政治气氛和大国在理事会的工作中进行更多的合作才能为恢复联合国的权威奠定基础。

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应当恢复其最初的目标，以便使职能方面的真正的区别和不同可以使联合国制度代表国际合作来发挥其所有的潜力。

最后，我们要加强秘书长的权威，使他能够充分地执行《宪章》赋予的他的任务。我最近同其他一些政府和国家首脑签署了要求加强联合国的共同呼吁。这一呼吁强调了秘书长的作用，确认秘书长“应当在解决国际危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确认“冲突各方应以建设性的方式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在其调解努力中与秘书长进行合作。”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尽管是一种冒险，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划出一张均衡的图表。在我看来，在联合国生命的头四十年中还是取得了积极结果的。我已经谈到的缺点中，大部分并不是联合国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会员国缺少政治意愿，有时是因为自私或缺少团结精神，有时是因为懒惰和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缺少信任。我们应该尽力根除所有这些缺点。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但这样一个世界如果没有克服过去的不足的精神和不陷于失望，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代表这么广泛地区的领导人来到这里，进行集体磋商，就这一事实就有助我们客观地找出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我们应该防止“太少，太晚”这样的词句成为所有这些机构的座右铭，这些机构没有能够对当代问题作出足够、及时和公正的反应。

我们应该尽力以今天的概念，而不是昨天的概念来理解现实，这样我们就能为明天作准备，决不能让联合国仅仅成为没完没了审议当前感兴趣问题的会议场所，

更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感冒发烧和软弱的医院。联合国首先应该是能够共同制订出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和制订未来宏伟兰图的场所，和通过多边合作使这些办法和兰图付诸于实践的场所。

过去，我们仅仅是对危机作出反映，而没有预见或者防止危机。结果，我们今天许多问题似乎是无法克服的了。今天，我们应该尽力确保联合国不仅仅限于危险时期的一个安全网，而应首先是解决紧迫问题和世界上各种挑战的长期努力中心，这个世界正在过渡到并越来越成为互相依存的世界。

今天，我们面临着以有限的途径必得对雄心勃勃的目标作出反映的挑战。如果我们不愿意受到明天的人们指责我们看不到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使用这些技术用于毁灭目的而不是用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理智和团结的事例就必须战胜暴力和自私势力。

但是，现实主义使我们有义务坚持唯一能够实现各种极端积极的组合的促进因素是本组织成员国的政治意愿，现在是应期望少一些，贡献多一些的时候。

在一个和平工具少而脆弱的世界里，联合国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但仍然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希望。我们应该确保这次四十周年纪念日应该超过仪式、宣言和良好的愿望，而也能够从中出现一种满怀决心为全球和平、繁荣、公正和自由而努力的真正承诺。

我向本次大会保证，西班牙人民和政府在这场共同事业中将贡献出一切力量，我们大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共同的事业。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西班牙王国政府首脑刚刚作的重要发言。

西班牙王国政府首脑菲利浦·冈萨雷斯先生离开讲台。

下午1点35分会议结束